



新安朱翠庭重定

唐宋元明四朝詩選嗣出

蘇東坡詩

集注

御覽進



昔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
繇丁子襄注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
略訓注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
得其全體况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
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
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
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
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胷中之文不啻
如長江大河汪洋闊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
吟一咏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
哉予舊得公詩八注十注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
故常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諸家之釋裛而一
之劉繇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
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
繇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
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舂容乎通衢張王乎
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注之意也若
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
後人焉永嘉王十朋序

東坡先生詩集箋注者不啻數百家惟吳興施氏
永嘉王氏二本稱最善而施注編紀年月自少壯
及衰耄生平出處行事大節與凡嬉笑怒罵之情
無不恍然如見識者以爲尤得知人論世之學焉
若夫徵引之浩博考據之精核則王氏之分類集
注亦不多讓于施氏也放翁稱施氏歲久工深于
東坡之意可以無憾愚按王氏由八注十注而搜
索諸家會集一編剗繇剔冗及其書成所存者且
至幾百人則王氏之用力亦不可謂不久且深故
二注出而他家可以盡廢顧施注僅有嘉泰時刻
本後學無由多見間有購而得者已失舊本之三

四考

類考

一

文蔚堂

四王注流傳甚廣故其書得孤行于世然而俗本
沿襲既久其舛譌亦莫之能辨余因思前人注書
之難幸有博雅君子出而爲之旁搜遠稽殫精敝
神積數十年之功力始成一編又不幸而散亡缺
失至殘編斷簡之留遺于世僅如一綫其有幸而
全本具存無恙者又多舛譌如此後學將何所據
依數十年來曾不聞有起而釐定之者其可慨也
夫嘗以語友人朱子翠庭翠庭因取王注反覆校
勘意欲力去相沿之謬八閱月而始竟其業紛紛
俗本從此可以漸正然則釐定之功未必不始于
翠庭夫豈非王氏之功臣也耶儻有能購施注舊

本與此編並傳于世余益不勝惓惓有厚幸焉是則所望于當世好古君子也翠庭新安人來遊于吳與余時相過從討論自言酷愛東坡先生詩集讀是編亦可以想見其所學矣校勘既定刻諸吳下工將成因屬余爲之序昔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也長洲顧嗣立書于閭丘小圃之秀埜艸堂

東坡先生詩分類本創始於呂東萊先生集成於王梅谿先生其編年本則吳興施德初與吳郡顧景蕃注德初子武子編纂成書又撰年譜目錄各一卷而陸放翁先生爲之序一則州次部居比於史家之紀事一則年經月緯合於史家之編年途轍雖分指歸則一固未可偏廢也其在當時必並有傳本顧文獻通考但載施注而不及東萊梅谿兩先生即放翁與兩先生同朝序亦不言曾有定本何歟考諸史傳梅谿先生歿於孝宗乾道七年東萊先生歿於淳熙八年而放翁之序作於寧宗嘉泰二年上距兩先生之歿已二三十年豈施氏

後出博採諸家之說以自爲名歟抑其識解傑出即東萊梅谿兩先生之名且爲其所掩歟今編年本不多見而分類本行於世烏焉亥豕舛訛滋多觀者每不能無憾余甥朱翠庭中翰年少多才甫學聲律便超然有出塵之概性好蘇詩朝夕手一編吟唔不輟嘗借得宋刻編年本即施武子注者與梅谿注初無大異又字句脫落中間缺至十餘卷不爲完書爲惋惜者久之適吳門顧君俠君所有家藏分類善本得之拊掌稱快因與俠君參互考訂折衷至當一仍分類本之舊而以本傳年譜置諸卷首洵能兼二本之長而正流俗舛訛之失

者刻既竣攜以示余余不敏竊於長公有辦香之
願故深幸是刻之成而翠庭之好古不倦為足尚
也遂因其請而序之康熙戊寅清和月雲間楊瑄
題於城西之滌雪齋

楊序

二

文蔚堂

東坡先生分類詩注三十二局其分類本金華呂氏而詩注則永嘉王氏所纂輯也顧注中如洪駒父韓子蒼劉子翬趙堯卿次公諸家各各索隱揆蹟標新領異而後世獨稱永嘉王氏者亦猶顏師古之注漢書李善之注文選蓋去取精嚴而考覈詳審集衆說之異同而折衷於至當也今

天子右文致治名公鉅卿鼓吹休明風雅之道於斯爲盛海內能詩家莫不祖述漢魏步武唐人而言宋詩者必以眉山爲指歸永嘉是書幾于家弦戶誦矣獨是自宋迄明俗本淆亂轉相沿襲脫簡甚多而又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予每展局慨然思

有以讎校之而未果去秋游吳門偕表兄李子掌綸讀書文正書院與秀楚艸堂居址相接時就閭丘主人載酒論文輒歎息及此亦勸予亟成之從延不辭譏劣閉戶校勘鳩工剗刷凡有遺漏悉照宋本訂補復徧集經史百家諸書反復繙閱正其譌謬間得疑義更與閭丘主人商定八閱月而始畢事心力爲之幾瘁他日縣諸國門播諸海內好古之士手置一編淨几明窗焚香煮茗披讀數過庶幾溯其源流窮其根柢使永嘉之面目重新眉山之精神愈顯則是編不爲無助矣若云區區固陋用能藉是以表章大業揚扈風雅則予豈敢肖

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夏四月三日新安朱從
延序



二十九

延序

一

文齋謹

趙松臺東坡先生遺像



畫
徐璣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
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
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
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
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
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
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
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
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
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
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
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
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
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
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
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
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
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
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
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
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

四百十一

本傳

一

文蔚堂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壻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

四九廿六

本傳

二

文蔚堂
元祐堂

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阜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

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
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
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
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
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
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
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
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
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
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
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
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
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
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
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
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
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
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
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
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
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
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安石不
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
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
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
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
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
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
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
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
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

四

文獻

四

文獻

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
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
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
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
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
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
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
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
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

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汙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

一開水失故道雖會議者之由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

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肖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
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
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
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
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
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
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
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
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
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
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
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
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
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
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
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
老之譚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
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
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
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

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邨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

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
沈者三板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
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
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
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
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竝媒孽所爲詩以爲
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
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
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
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
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

四十九

本傳

九

文淵堂

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
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
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
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
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
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
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
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
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
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
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
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
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
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
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譏侮困光光苦之軾謂
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
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
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
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
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
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

少芝

本傳

十一

文蔚堂

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
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
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
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
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
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
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
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
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
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
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

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
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
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
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
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
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
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
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及覆開導覲有所啓悟
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
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
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
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軾嘗鎖
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
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
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
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
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
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
軾不覺歟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

一洶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隄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荅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隴其計今宐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宐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而

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竝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

四之三

本傳

十四

文獻堂

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輒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輒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竝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兵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

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
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
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
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
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
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以許直方又不報七年
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
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
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
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
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

本傳

十五

文蔚堂

書召兼侍讀是歲括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
駕入太廟有赭繳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
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
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
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括
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
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
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
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
猶不冝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
八年宣仁后崩括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

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諫臺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

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
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
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
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
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
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
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
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
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
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
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四
方
廿
七

本傳

二

文蔚堂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
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
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
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
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
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
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
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
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
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
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

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
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
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
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謹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
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
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
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
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
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
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

本傳

十一

文獻通考

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
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
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
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
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
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
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
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
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
也七子籥籥節笈篔簹箭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宋史本傳終

